



倘若岁月能入语，魍魉由深每昼行

金剪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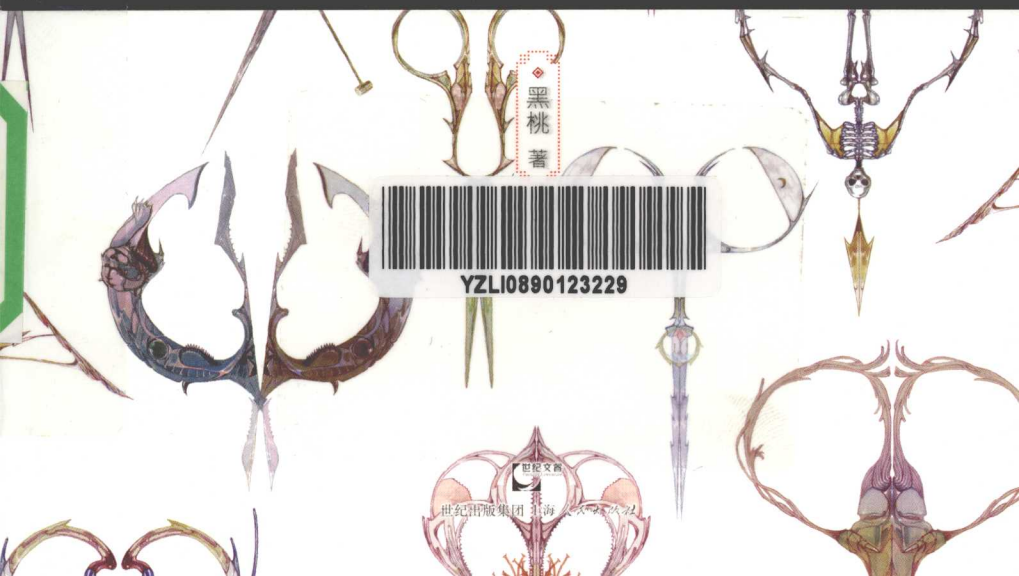
Blade Against Blade

黑桃 著



YZLI0890123229

世纪文景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金剪 / 黑桃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1

ISBN 978 - 7 - 208 - 10380 - 1

I. ①十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8504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
责任编辑 邵 敏 袁舒舒

插 画 谢翔@candyer

装 帧 艾小歌@candyer

十二金剪

黑桃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32 印张 10 字数 242,880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0380 - 1/1 · 947

定价 28.00 元





品出 物本制研の又書文用用研



上海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

十二金剪



Blade Against Blade

黑桃 著



YZLI0890123229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虹Crossover 书系总序

身为一道彩虹

■ 艾成歌

“虹”小说的概念，最早出现在我二〇〇八年的某次旅行的沿途风景。它原本定位于我主编的“花风”书系的旁支，主要以发现、策划、出版优秀的原创小说为内容主旨，是“有糖”提倡的“轻文艺”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我们以自然现象来为“花风”系列命名，比如已经出版的《橘月·初梦》（风）、《文月·青岚》（闪电），尚未出版的音乐特辑《时间雨》等，我们努力临摹自然之美，诚意带给读者些许自然之力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“花风”系列进展缓慢，也导致“虹”小说的无限期滞后。

这像极了“虹”本身的特质，彩虹是苦等不来的，它总会不经意地出现。我们终于得到了机会，让“虹”小说从“花风”独立出来，跟广大读者见面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“虹”小说呢？它不应该像风（太过柔软又太过激烈），也不应该像闪电（跟着就是雷人！），更不应该像雨雪（连绵漫长，缺少变化，“跟风”而动。），“虹”小说，如同字眼本身的涵义，美丽乍现，短暂易

逝，但只要你得以一见，见识过那种美丽，便再也不会忘记。

“虹”小说的概念雏形是：以数个不同风格的文艺作者的个人风格（魅力）、每本故事气质的代表一种象征色，组成系列，故名“虹”。以包容不同风格，易于阅读，故事性强为基准的文学书系。后来，我们又给它加了一个后缀——Crossover，至此，“虹”小说终于有了完整清晰的面目。

虹：光的现象，是由小水球经日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彩色圆弧，由外圈到内圈呈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七种颜色。出现在和太阳相对着的方向。

Crossover：跨界、跨越、超越、交叉和融合。让原本毫不相干甚至矛盾、对立的元素，擦出灵感火花和奇妙创意。

虹的每一种色彩都代表了小说的某种特点、气质、情绪，代表了每个作者最纯粹的颜色。

Crossover不仅是跨越在生活之上的彩虹，它更是连接作者与读者之间宛如彩虹的一座桥。

当魔幻、青春、言情、冒险、悬疑等数个类型包含在同一个故事之中，当电影、剧集、音乐录影带、流行歌曲通过文字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之下，当新潮思想前卫生活与经典故事永恒主题碰撞之际，小说再不能单纯地被类型化模式化，它将在新理念的作者笔下呈现出“进化”之势。

这就是“虹Crossover”书系。身为一道彩虹，只想把最好看的小说，就这么不经意地带给你。

目录

卷一 ◆ 白虎剪 009

卷二 ◆ 月老剪 037

卷三 ◆ 镜花剪 059

卷四 ◆ 桃夭剪 085

卷五 ◆ 玄武剪 109

卷六 ◆ 琢玉剪 135





卷十二 ◆ 雪水剪

291

卷十一 ◆ 雷公剪

285

卷十 ◆ 神农剪

241

卷九 ◆ 还魂剪

2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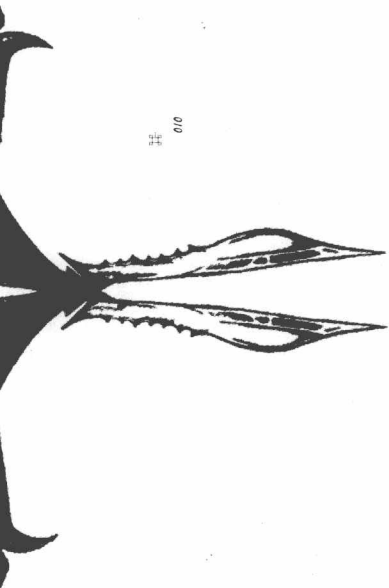
卷八 ◆ 腾蛇剪

185

卷七 ◆ 朱雀剪

161

卷一
◆
白虎剪



初夏的夜晚，微风吹拂着吕笑蓉的发丝，香气自发隙徐徐探来，自带着一股娇艳幽香。火红色的高衩礼服映衬她殷红的脸颊，有如映水桃花，别样韵味。

六个月前，她在一次展会上认识了周墨云，便很快熟稔起来，如情侣般出双入对，她幻想有一天，周墨云会放弃与欧洁的感情，与她共结连理，这样，她一晃跻身于所谓上层名流间，做一名衣食无忧的少奶奶。

她的追求不过如此。

但是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欧洁死了。

黑色绸衫的周墨云一手紧握方向盘，一手端起高脚杯，任吕笑蓉在杯中注满琥珀色的葡萄酒，醇香顿时弥漫在银灰色的敞篷莲花中，两人嘻嘻哈哈打闹着，行驶在盘龙山处的偏僻国道上。如此寂静夜晚，几乎没有路人。此时此刻，他觉得自己格外自由惬意，如飞鸟般向着无尽的夜空展翅翱翔。

不知怎么，吕笑蓉有些心神不宁，她抬头注视夜空，这个男人带领她仰望的无数次夜空，此刻显现出一种异样的橙黄色，大朵大朵暗紫色云团如

花朵般明媚绽放，下弦月便在这锦地繁花的云朵中出没，它的边缘出现了一层模糊不清的光晕，好似被束缚着牢不可破的枷锁，而自己的人生不正是这样吗？

在欧洁的阴影下，在周墨云刻意的隐藏下，在其他女人对周墨云的投怀送抱下……

吕笑蓉一阵恍惚，“墨云，最近不见你来找我，是不是又有新欢了？”

周墨云转过脸，带有微微嘲讽的嘴角向上翘起，“告诉过你很多遍，我不是忌惮欧洁吗？只要她嫁给我，我便不必再顾虑她的脸色。而你，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跟随我了。”

吕笑蓉脸色苍白，她非常想独占这个男人，但是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欧洁死了——果然还是欧洁最适合他，她从不干涉他的这些事情，或许默认了未来的政治婚姻，让他在婚前尽情玩耍。

此时，银灰色的莲花车灯前方忽然映出一个女人的身影，高挑的个子，长发如瀑，行走在无人的公路上。

待周墨云察觉的那一刻，女人已经侧卧在公路中央，瀑布般的油黑长发在车灯的照耀下，诡异至极。

周墨云与吕笑蓉急忙下车查看，见那女人卧着，毫无声响，猩红的血液沿着女人身下弥漫出来，流淌在柏油路上，眼看已是没救。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”吕笑蓉惊慌失措。

周墨云环顾四周，寂静无声，并无一人，他咬了咬牙，将无措的吕笑蓉拉上车，踩下油门，如野狗般落荒而逃。

荒郊公路上的女人，血流成河，随着银灰色的莲花敞篷车的离去，她渐渐成为深黑色的一个点儿，融入无尽遥远的夜空中。

到家未多久，细密的雨点落在窗户上，周墨云又惊又喜，既然下雨了，很多证据会随着雨水的冲刷而变得模糊不清，而他肇事逃离的真相将如这雨水般，流入深不可测的黑暗地下。

“新闻还没有出来。”周墨云放下报纸，“你说……怎么办？自首吗？”

“墨云！”吕笑蓉忽然哭了起来，“不要去自首，我……我不想坐牢。”

她知道自己就算被投入监狱，也不一定会被判处死刑，可她怎能忍受女人如花的面容慢慢枯老于暗无天日的监房中呢？这是比死亡更加令她害怕的事情。“墨云，我求求你，我们不要去自首！”

吕笑蓉不知道，她的话更合周墨云的心意——他根本不会去自首，像他这样的男人，怎能为了一个死去的无名女子而自投于监牢之中呢？即使东窗事发，他也会千方百计逃脱责任，不是将责任推卸于那名死去的女子，便是身边这哭哭啼啼的吕笑蓉。

“那么……”周墨云合掌，“如此，我们已站在同一阵线，谁都不能说出去。这事情我自有办法处理！”

周墨云所说的办法，便是欧阳的帮助。

欧洁的哥哥欧阳，与周墨云从儿时起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后来欧阳不愿管理家族公司，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生物工程，两人才多年未见。直到欧阳遇见心仪的女孩——建筑系的罗半夏，为了能够顺利迎娶她，

便遵从家族的意志，回国转为管理家族公司。

而今年夏天，罗半夏将会结束课业，回国与欧阳完婚。

在欧阳所管理的家族企业中，有一处是亚洲最大的汽车修理场。

所以，欧阳知道了周墨云干出来的蠢事，不但不能够报案，还要替他隐瞒下来，销毁证据。在家族利益的这棵庞然巨树下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被约束至死。

灿烂阳光下，周墨云揭去银灰色莲花外面包裹的薄膜，见爱车任何部件都完好无损，宛如新生一样，任谁都看不出撞击的痕迹，不由大加赞叹。

不论怎样，欧阳公司的发展，比他想象的还要兴旺，单是独立出来的修车场，温泉茶道服务非常到位，沙龙休息室人来人往，修理技术高超。他不由得盘算起来，似乎讨好欧洁，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手段。

所以，他再三安抚吕笑蓉：“叔父寿诞，欧洁也会来，我绝对不能携你前往。”

吕笑蓉撇了撇嘴，“你叔父也知道我们的事，他也未多说什么，难道我就不能去凑凑热闹吗？”

“小蓉，你别胡闹了。”周墨云盯着她，“我们现在不可以再出什么差错了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。”

吕笑蓉用眼角瞄了一眼男人，诡异地笑了。

——如果欧洁不再那么坚持的话，她或许不会死。

老人六十大寿那天，吕笑蓉身穿锦红金边高领旗袍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她挽着周墨云的表亲进场，与欧洁狭路相逢，目光充满了挑衅，似在说：“即使周墨云不肯带我来，我也一样有办法堂堂正正地走进来。”

宾客欢宴之时，吕笑蓉经由休息室，直达欧洁身边，见她独自一人凭栏远眺，心情似是十分舒畅，那洁白雪纺连衣裙上盛开着泼墨样的鸢尾花，大片大片的蓝紫色映入眼帘，如女子妖媚的眼线微微挑起，暗香层层浮动。

吕笑蓉上前，开始自我介绍，虽嘴上规矩，但眼神轻佻，自以为是得到了真爱的那一个。于是，欧洁不屑，没几分钟二人针锋相对，相互讥讽起来。

最后，欧洁说：“那么，这些话你尽管对他说去！”

说罢，便打开阳台的白色木门，周墨云侧身跌进来，琥珀色的香槟酒液倾洒一地。

“小洁，你听我解释！”那男人的笑容尴尬虚假，他猛然扣住她的肩膀，醉酒的脸十分狰狞，连拉带拖地将欧洁拽向角落中，三个人话不投机，扭作一团。

随后，传来女人的一声尖叫，欧洁从高空坠地，仰面朝天地躺在血泊中，那件轻柔的蓝紫色的雪纺裙与血液粘在一起，似是发出蓝莹莹的光芒。

周墨云终于傻了。

“我只是，我只是想解释一下……”周墨云喃喃道，“她为什么那么坚持呢，她为什么那么坚持要离开呢……”

欧洁死亡被鉴定为高空意外失足，两家人的合作却并未因欧洁的死亡而发生裂隙，似乎欧洁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而最伤心的，似乎只有她的哥哥欧阳。

只有欧阳。

因为这件事情，周墨云便光明正大地与吕笑蓉分手，他给了吕笑蓉一笔钱，让她离开这个城市，再也不要回来。

吕笑蓉轻蔑地接过一沓现金，转身走出门外。在电梯口，她意外看见欧阳正在打电话，办理预订鲜花的业务。这时，吕笑蓉改变了主意，她快步来到花店，买了一束白色百合花，直奔欧洁的墓地。

吕笑蓉一直在等，她有耐心。

两个小时后，欧阳抱着大束鸢尾花姗姗而来，他看到吕笑蓉时十分不解。

“吕小姐？”

“欧大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来探望一下小洁的。”

欧阳将手中鸢尾花束放在墓碑前，不解地问：“那墨云呢？他为什么没